

名人大传

勾践

越王

传

MING REN DAZHUAN

ZHONG GUO GU DAI

MING REN DAZHUAN

名人大传

勾 践 传

张 睿 编著

远方出版社



勾 贱 传



目 录

蛮夷小国 兴起称王	(1)
少年勾践 与吴结怨	(17)
兵败会稽 屈辱求和	(29)
为奴三年 隐忍偷生	(43)
卧薪尝胆 励精图治	(63)
文种九术 子胥身死	(89)
围都破城 灭吴雪耻	(120)
争霸中原 兔死狗烹	(142)

名

人

大

传



蛮夷小国 兴起称王

勾践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小故事“卧薪尝胆”的主人公。他是二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时代越国的国君，在越国被吴国打败之后，他领导越国人民愤发图强，自力更生二十余年，最终使越国摆脱了吴国的奴役，成为春秋末期的一个强国。

当时，我国东南沿海是越族人活动的地区。其中越族的一支，在今浙江省杭州湾地区建立了越国。这里和黄河流域的中原诸国和长江中游的楚国比较起来，又是另一种情形。勾践就出生在这里。

据说，越王勾践是夏禹的后代。

越国的开国君主无余，是夏禹的封于越地的后裔。夏禹的父亲鲧，是帝颛顼的后代。鲧娶的是有莘氏的女儿，名叫女嬉。年岁已大还没有生育。女嬉在砥山游玩时，采得一穗薏苡，就把它吃了，觉得内中象被人触动了一下，于是怀了孕，剖腹生下了高密。家住在西羌，地名叫石纽。石纽在蜀地的西部。

帝尧的时候，遭遇洪水滔滔，天下都被淹没，九州都被阻绝，江、河、淮、济四条河流也都堵塞不通。帝尧于是为中国

名
人
大
传



的不安而忧虑，为百姓的遭难而哀伤。于是命令四方的部落首领推荐贤良的人，叫他承担治水任务。从中原直到边远的地方，都没有推出人来。帝尧无人可任，四方首领就把鲧推荐给尧。帝尧说：“鲧违背教命，会把好事败坏，不可任用。”四方首领说：“拿群臣和鲧来相比，还没有能及得上鲧的。”尧就用鲧治水，鲧接受任务九年，治水没有成功。帝尧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早知道他是不行的。”就又去物色人，得到了舜，叫他代行天子的权力处理国家政事，并到各地巡行视察。舜看到鲧治水没有成绩，就在羽山把鲧杀了。鲧跳到水中变成黄龙，于是，成为羽渊之神。

名

人

大

传

舜和四方部落首领推举鲧的儿子禹（禹）来治水。四方首领对禹说：“舜因为过去治水没有成绩，所以推选你来继续，要考核你的功勋。”禹说：“是，我将竭尽全力搞出成绩，以应合上天之意。就请委任吧。”禹为父亲的功业没有成就而忧伤，他就沿长江而下，逆黄河而上，从头到尾察看了济水和淮水，就这样受尽劳苦，用尽心思去巡视。七年，他听到乐声不去听，经过家门不进家，帽子碰歪顾不上正，鞋子脱落顾不上提。可是治水任务没有能完成，他忧愁地沉思起来。于是他去查看《黄帝中经历》，看到圣人记述说：在九大名山中的东南天柱，名叫宛委山，南方之神炎帝住在那儿。在此山的山顶上，有一部书，下面用有花纹的玉石垫托着，上面用大石板覆

勾贱传



盖着。这部书用黄金做简，用青玉做字，用白银编缀，上面都雕饰有花纹。禹就到东方去巡视，他登上会稽山，杀白马来祭祀，可是没有遇上所求的神书。禹就登上山去仰头向天而呼啸，忽而他躺下睡了一觉，于是梦见一位身穿赤色绣花衣裳的男子，自称是玄夷苍水使者，听说天帝叫文命到这里来，所以前来等候。说：“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将把日期告诉你，不要再悲叹了。”说完就在覆釜山上依照曲子唱起歌来，他看着东方对禹说：“想要得到我这山上神书的人，必须在黄帝峰下的石窟之中斋戒三个月，到庚子日再上山打开石板，金简之书就在那里了。”禹便下山去斋戒了三个月，到庚子日登上宛委山，打开石板取得金简之书。他观看了金简上的青玉文字，懂得了疏通水路的道理。

名
人
大
传

禹又回到黄帝峰下，然后乘坐各种交通工具，跋山涉水去巡视各条河流。从霍山开始，然后在五岳转来转去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那绵长的终南山呵，是大禹治理过的地方。”然后巡视了江、河、淮、济四条河流。他还和益、稷共同商量，走到名山大泽，就把那里的神召来，询问他们山河的脉络条理、所有的金属玉石、鸟兽昆虫等类东西，以及四面八方的民族习俗、不同的国家地域、土地的里数：都叫益分别记载下来，所以给它起名叫做《山海经》。

禹年三十岁还没有娶妻，他治水到达涂山，恐怕时候再晚



违背了应有的礼制，于是祷告说：“我要娶亲了，一定会有先兆吧。”于是有一只九条尾巴的白狐狸来到禹这里。禹说：“白色是我的服色，九条尾巴是我为王的象征。涂山地方有这样的歌儿，说：‘舒徐自得的白狐狸呵，九条尾巴蓬蓬庞庞。我家有婚姻喜庆的好事呵，你来做上宾就会成为君王。你要娶妻成家呵，我到谁家谁家定会昌盛兴旺。在这天意和人心相一致的时机呵，你要立即行动莫彷徨。’这歌儿说得多么明白呵！”禹于是娶了涂山的姑娘，叫做女娇的。娶亲四天后，禹就走了。十个月后，女娇生下了儿子启。启出生后看不见父亲，白天黑夜呱呱哭叫。

名

人

大

传

禹派遣太章步量东西的长度，叫竖亥步量南北，使八极的广阔得以充分表现，大地的辽远能够立即展现。禹渡过长江到南方去察看水情，有一条黄龙给他拖船，船中的人都很害怕，禹就哑哑地笑着说：“我接受上天的命令，竭尽全力为万民而劳累，活着，是天性；死了，是命该如此。你们怎么被吓成这个样子？”他面不更色。对船上人说：“这是上天派神龙来用尾巴画地给我做先导的。”过江后他弃船而去，要去南边在苍梧进行周密的计划，路上遇见一个被捆着的人，禹抚摸着那人的后背，哭了起来。伯益说：“这个人犯了法，自然应当受这样的处罚，你哭他是为什么呢？”禹说：“如果天下政治清明，人民就不会犯罪；如果天下政治黑暗，好人也会成为罪人。我听

勾 贱 传



名
人
大
传

说，一个男子不耕种田地，有人就要挨饿；一个女子不采桑养蚕，有人就会挨冻。我给天帝总管平治水土的事，是要调度百姓，安定生活，使他们各得其所，如今却使他们遭受刑罚如此，这是我德行浅薄、不能教化百姓的明证，所以我悲痛地哭啊。”于是禹走遍天下，东到人迹绝灭的地方，西到积石山，南面越过了赤岸，北面越过了寒谷；围绕着昆仑山转来转去，沿着玄扈水上下打量，研究大地的水道分布，记载各处的金石矿藏；在西部排除流沙，到北部挖通弱水；青色的泉水，赤色的渊水，分别进入深深的洞穴；疏通江〔河〕水使它顺利东流，直到海畔的山地；把九河引向深渊，在东北开掘五水；凿通龙门，开辟伊阙；整治田界，考察土地；观察地势，划分州界；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收获，规定向天子进贡不同数量的土特产品；叫百姓离开险阻不平的山区，回到平原地带。尧说：“是的，我本来的希望就在于此。”于是称禹为伯禹，封他为主管工程的司空之官，赐他姓姒，还叫他总管各方的诸侯之长，可以巡行视察十二州。

尧去世，禹守丧三年，好象自己的父母死了一样，白天黑夜哭个不停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尧生前已将帝位禅让给舜，舜即位后推荐大禹改任司徒之官，叫他在内辅佐虞舜执政，外出巡狩九州的长官。舜临死前指令将帝位禅让给禹。禹守丧三年，身体枯瘦，脸色黑黄。他将帝位让给舜子商均，自己躲避



勾 贱 传

名 人 大 传

到阳山的南边，阴阿的北边。万民不归从舜子商均，直追到禹住的地方，那形状就象受惊的鸟飞向高空，遭吓的鱼钻入深渊，他们白天悲歌，夜间哀吟，登上高山，大声呼叫，说：“禹抛弃了我们，叫我们怎么事奉他？”禹三年守丧完毕，哀怜百姓，不得已登上天子之位。三年后考核成绩显著，五年后政治稳定，他到天下各处视察，最后回到大越。他登上茅山，使四方群臣都来朝见，向中原各诸侯示威。防风氏迟到了，便斩首示众，表明天下是完全属于大禹了。然后大规模地总结治国之道。在内部赞美覆釜山这一方名山的功绩，在外部颂扬天子的大德以顺应天意。于是把茅山改称为会稽山。同时传达国家的政令，使人民休养生息，国号叫做夏。以后又把土地封给有功的人，把爵位赏给有德的人，犯罪的无论罪过多么微小，没有不给处罚的，立功的无论功劳多么微小，没有不给奖赏的。为此全天下的人都羡慕向往，就象幼儿思念母亲，孩子心归父亲一般。禹想留在越地，恐怕大臣们不赞成，就说道：“我听说，吃那树的果实，就不伤害它的枝条，喝那河的水，就不弄脏它的水流。我得到了覆釜山的神书，才能去除天下的灾害，使百姓有家可归。此山的功德是这样彰明显著，难道可以忘记吗？”于是接纳善言，听从劝谏，安置百姓，修治房舍；住在釜山砍伐树木，为都邑分界树立标记，搭起木头作成大门；调整秤具，统一量器，挖造水井给人民看，就这样建立了各种法

勾贱传



度。于是凤凰到这里的的大树上来居住，鸾鸟到它的附近来搭窝，麒麟在庭堂上漫步，百鸟在草泽中耕耘。就这样直到晚年。禹临死叹道：“我已到达暮年，寿命将尽了，到此结束了。”禹告诉大臣们说：“我去世之后，要把我安葬在会稽山上，编苇做外棺，桐木做内棺，墓穴挖七尺深，下面不要够上泉水，坟高三尺，土台阶三级。安葬之后，墓周可耕之地亩不要改变，以使住在这里的人感到快乐，不要叫造墓的人觉得痛苦。”大禹去世之后，那些吉祥的事物也都不见了。上天赞美禹的美德，嘉奖禹的大功，使百鸟回来耕耘民田，大小有差别，进退有顺序，有时盛多，有时较少，来来往往很有规律。

名
人
大
传

禹临死之前，传位给伯益。伯益守丧三年，思念大禹未尝不说什么。守丧完了，益便到箕山南边去躲避禹的儿子启。各诸侯都离开益而去朝见启，说：“我们的君主是帝禹的儿子。”启于是登上天子之位，在夏执掌国政。他遵循大禹所成就的功业，把九州全部的土地种植五谷，连年不断。启派人每年春秋时节在越地祭祀大禹，在南山之上建立起宗庙。禹以下六世是帝少康。少康恐怕禹的祭祀断绝，就把他的一个儿子封到越，名叫无余。无余刚刚接受封地时，这里的人民都住在山上，虽然有鸟田的收获，但是收入的田赋仅仅够供给宗庙祭祀的费用。于是又沿着山坡来耕种，或者猎捕禽兽来生活。无余生活朴素，宫室不加装饰，和民众的住房一样。春秋两季到会



勾 践 传

名 人 大 传

稽山上去祭祀禹墓。无余传了十几代，最后的国君为人卑劣，不能自立，变成了和普通人一样的编在户籍中的平民，禹的祭祀断绝。过了十多年，有个人一出生便会讲话，他的话就象窝中的鸟禽呼叫：咽喋咽喋。他手指上天，朝着禹墓说：“我是无余君苗裔，我应当主持先祖的祭祀。恢复我祖禹墓的祭祀，替人民向上天求福，以打开通向鬼神的道路。”众人很喜悦，都来帮助供奉禹的祭祀，按四季进献物品，因而共同拥立他为国君，叫他交接越君的后嗣，恢复夏王的祭祀，安抚鸟田的吉祥，替百姓祈求幸福。从此渐渐地有了君臣的情分，号称无壬。无壬生了无跞，无跞专心致志地执掌国政，没有违背上天的教命。无跞去世后，可能就是夫谭了。夫谭生了元常，元常即位正当吴王寿梦、诸樊、阖闾的时代。越国的兴盛崛起，就是从元常开始的。

到了周代，越地是周王朝的一个封国。虽然它与中原各诸侯国相隔遥遥千里，但越人在周朝开国，政局稳定、国力强盛时，曾与周王朝有着频繁的接触。

越国的国君虽然早先是华夏族的后代，但是广大人民仍然是当地的土著。外来的国君一来到越地，也逐渐为当地人民同化。按春秋战国时期对人民族属的分类，勾践所统辖的越国人民属于越族。《荀子·儒效篇》说：“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。”同书《荣辱篇》又说：“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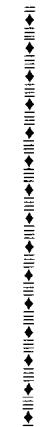
勾 贱 传



安雅（夏）。”可知越、楚、夏三族人民都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，外族的人如果进入该族人民聚居的地区，就会被该族的人民所同化。勾践的祖先虽然不是越族，可能是夏族或楚族，但他们早就“居越而越”，变成地地道道的越族人了。越族中如果细分，还有很多类别。史称“扬、汉之南，百越之际”。这就是说，扬州、汉水之南，有许多种越人居住在那里。而勾践所统领的于越，仅是“百越”中的一支。

于越居住的今杭州湾地区，在古代是一片沼泽平原。江河密布，背山面海。夏季气候炎热，冬天也并不寒冷。加上雨量充足，杭州湾的海水湖汐一天两次倒灌江河，涨入陆地。因此，这里经常洪水泛滥，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不便。当时有人评论越国的水土和人民生活情况，说：“越之水浊重而洎（jì记），故其民愚疾而垢”。尹知章注：“洎，浸也”，即泥土都浸泡在水里。这样，人民生活不能清洁而多疾病，社会发展也就受到影响。这里古代地属扬州，保存在《尚书》中的描述古代地理的名篇《禹贡》，称扬州的“土惟涂泥”，把这里的田列为“下下”等。可见这里的沼泽地带在当时是如何使人感到头痛了。

当时，越国水害横流、波涛汹涌。由于洪水的泛滥，海水的倒灌，土地的泥泞，一些水生动物也就到处爬行。范蠡就曾说当时的越人是：“鼋鼍（tuó 骆）鱼鳖之与处，而蛙黾之与同



名
人
大
传



渚（zhǔ 主）”。廉稽也说当时的越人，“与鮀鱉鱼鳌为伍”。可见越人几乎是与甲鱼、鳄鱼、鳝鱼、虾蟆等这些水生动物生活在一起。

由于越地水道纵横，湖泊密布，因而使越人养成了泅水和行舟的习惯，掌握了很高的技艺。如果有人投石于水中，那末越国的“善没者能取之”。越地的人都穿着短袖的上衣和短裤，以便涉游。他们还有光脚走路、不穿鞋子的习惯，史籍记载说“越人徒跣”或“越人跣行”，大概也是为了涉游的方便吧。驾船在江上行驶，更是越人的擅长。越人称船为“须虑”。《越绝书·吴内传》说：“越人往如江也，治须虑。”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说：“越人善于舟。”在越舟中，更有一种行驶便利而速度快的小艇叫“舲”。当时驰名天下的船中，“越舲蜀艇”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还论述说：象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圣人，不能象“越人乘舲舟”在江湖上航行。高诱注：“舲，小船也。”可知驾着这种小船，在江湖上飞速的行驶，是越人的一种绝技。勾践曾指出：越人“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，往若飘风，去则难从”。足见越人水上行舟本领之高超。

因经常有洪水泛滥，平原地势低湿，故越人当时还保存着“山居”的习俗。勾践自己就曾说过：越人“水行而山处”。他们群居于山坡之上，建造起一种“干栏”式的房屋。这种房屋都由竹木搭成，高架筑屋，底部悬空，屋脊的两头翘起。它与



中原黄土地带人民的“穴居”和地面建筑的房屋迥然不同。越人的干栏式建筑，应该是从原始社会“构木为巢”式的简陋建筑发展而来的，它适应着越地的环境。山中的原始森林和竹林有着丰富的建筑材料，在山上搭起干栏式建筑方便而省事。因此，这种习惯便长期保存下来。直到汉代，人们犹议论说：“越非有城郭邑里也，处溪谷之间，篁竹之中”。晋代张华写的《博物志》还说：“南越巢居。”可知越人的居住习惯确与中原不同。

越人最独特的风俗要算是“断发文身”。据历史记载，大约在夏少康初封无余到越地的时候，他就随越人“文身断发，披草莱”而居住下来。墨翟曾经指出：“越王勾践，剪发文身，以治其国”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也说：“越王勾践，剃发文身”，没有中原国家那一套礼服和礼节。《庄子》上有一则寓言，说有一个宋国人带了许多礼冠礼服到越国去，但越人“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”。

原来，华夏族认为：“身体肤发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”。头发长了只能蓄起来，绝对不能剪断。但越人没有那种“孝”的观念。而且越人有游水的习惯，头发长了很不方便。有人指出：越人“常在水中，故断其发”。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。据研究，越人断发之后，或者把剩下的头发盘在头上，挽一个髻，称为椎髻；为使头发不垂下来，还可以插上一

名
人
大
传



一个骨笄（jī 基）；或者把剩下的头发披在脑后，叫做“被发”。《论衡·恢国篇》说：越人“周时被发椎髻。”可知越人断发后，就有“被发”和“椎髻”这样两种发式。

“文身”是在身体上刺龙形或蛇形的花纹。在“文身”时，要“以针刺皮”，“刻肌肤，镵皮革，被创流血”。在皮肤上刺刻留有痕迹后，再用颜料“丹青涅之”。这样，在身体上便留有永久性的纹饰。刺纹的部位有胸部、背部、臂部、腿部等。越人之所以要在身体上刺刻龙形或蛇形的花纹，是因为古代越地存在着大量的鳄鱼（其形状象传说中的龙）和蛇类的野生动物，它们凶猛伤人的特性使越人感到害怕和恐惧。据说身体刺上花纹后便象龙蛇的同类，“为蚊龙之状以入水”，就可以“避蛟龙之害”，不仅蛇、鳄鱼之类的动物不会来咬他，还足以吓退其他动物的袭击。另外，越人身上刺的龙蛇一类的花纹，也反映了越人的祖先图腾崇拜。在他们看来，龙蛇是他们的祖先。身上刺有龙蛇一类的花纹，便表明他们是龙蛇的子孙，以作为一种荣耀，同时龙蛇的神灵也会来保护他们。

越人的口味也与中原人民不同。由于当地水生动物极多，人们习惯爱吃这些东西。有人指出：“越人美蠃（luō 裸）蚌而简太牢”，即对于螺蛳（蠃）、蚌一类的水生动物，越人特别爱吃；而对于猪、牛、羊肉（太牢），他们反而不感兴趣。近来考古发掘的古越人的墓葬，“几乎每座墓内都发现一二只鳖壳

勾 贱 传



放置于棺木旁边”。这种墓葬的方式，应“与古越人的嗜好有关”。史书上说，越地水乡，螺蛳、蛤蜊等水生动物随手可得，不用买而足。鳖和其他各种鱼类，人民也都采捕积聚，“煮而食之”。地理环境决定了越人的食物习惯。

越人的音乐爱好也与中原国家大异其趣。据说，有人在越王面前吹簫（一种古代的管乐器），羽、角、宫、徵、商五音都吹奏得十分和谐，没有走调的，但越王不喜欢；等到他拨弄“野音”，越王反而叫好。近来在古越族的崖墓中出土有木扁鼓和木琴等乐器，这是古越族所特有的。越王喜欢的“野音”，很可能就是这些木扁鼓和木琴敲击出的乐声。

越人又操着一种为中原和楚族人所不懂的特有的语言。有一次，楚王的胞弟鄂君子晰在泛舟漫游，摇船的是越人。越人一边摇船，一边哼起了歌儿。鄂君子晰“不知越歌”，就“召越译”，为他用楚语讲解。越人的语言楚人尚且不懂，中原华夏族各国当然更不会懂了。《尚书大传》记周成王时，“有越裳氏重译而来”。这个“越裳氏”，虽不一定是勾践的于越，但它肯定是越族的一支。越裳氏见周王，要经过一再翻译（重译），他们之间语言的不通可想而知。

越人还有一种不好的风俗，就是主人死了后，要用活奴隶陪葬。《尸子》上说：越人“以臣妾为殉”，中原国家听了都谴责它。应当指出，自西周以来，中原国家已经很少用奴隶殉



名
人
大
传



葬，即使有个别“用殉”的例子，也会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。从考古发掘来看，春秋时期的墓葬，除了秦墓、蔡侯墓、曾侯乙墓等几处以外，中原国家也极少发现有用奴隶殉葬的。这种情况表明，越人同中原华夏族相比，社会发展是较后进的。《淮南子》上还谈到建立盟约的习俗：“胡人弹骨，越人契臂，中国歃血”。高诱注：胡人是“置酒人头骨中”而饮，越人是“刻臂出血”，中原国家则是“杀牲”以血涂口。从这里也可见，越人的文明程度显然较中原国家为低。另据史书记载：越人的性格“皆好勇”，其民“轻死易发”。好战轻死，易于被人利用，这恐怕也跟文明程度不高有关。

名

人

大

传

总之，由于越人与中原各国相比，“其衣服冠带、宫室居处、舟车器械、声色滋味皆异”，因此，中原国家在春秋时期仍把它视为“蛮夷”之邦。

由于越是一个僻远在东南沿海的小国，自无余分封至越地后，其国君的世系缺乏记载，时断时续。经过商和西周一千多年，史事湮没无闻。我们只有从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中得到一点隐约模糊的消息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制《十二诸侯年表》，越国被排除在外。到春秋中期，公元前六七一年，楚成王即位，使人贡献物品于周天子。当时的周天子就命令楚国，镇服南方的“夷越之乱”。这里的“夷越”，当即包括于越在内的百越以及其他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。周室命楚镇服“夷